

交河故城

吴冠中



邮政通信已遍布全国，穷乡僻壤，深山孤居，均有邮递员骑自行车或步行去送邮件。但高昌和交河不通邮路，难与汉、唐臣民对话。

80年代到吐鲁番，气温四十几摄氏度，火焰山脚下甚至达六十来摄氏度，鸡蛋暴晒便熟。高昌和交河两座故城的泥墙早就被烘干成了石头城。我挥汗在这两座火热的故城中寻寻觅觅，想勾勒皴擦出剥落了的残骸，辨认繁华辉煌过的痕迹。史学家在此说不尽古国往事，画家在形象的起伏与破落中剖析沧桑之变，铭刻下怀念与感伤。断垣残壁，曾是高墙大宅，密线繁点，掩盖了当年人间彩色。

历史长河没有淹没这两座故城，成了人类文明的里程碑。我用同样的材料和一般大小的画面表现了高昌和交河，是思古的姊妹之篇，不意这两篇故城赋后成了拍卖市场的宠儿。

认识翁长松兄并不很久。但同在一个城市，同属爱书人，彼此之间还是早就知道的。上海虽大，虽然像海洋一样深不可测，真正的爱书人却是越来越少了。

《聊不完的话题》是长松兄的第三部著作，我有幸在出书前先睹为快，产生了一些想法，自以为还值得写出来。

我以为《聊不完的话题》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书话集，是长松兄在与爱书的朋友聊天，聊关于书的种种、高雅的、通俗的、奇特的、平常的、严肃的、有趣的……书中第一辑“书的话题”和第二辑“书边

爱书人聊书

陈子善

果说爱书人没有淘旧书的经历，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长松兄对淘旧书自然也乐此不疲。《聊不完的话题》中单以“淘”为题的小文就有六篇之多。他对整整三十四年前的一次淘旧书还记忆犹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他苦苦寻觅周立波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初版本，尽管至今未能一睹真容，但这个过程，这份热诚，不能不使人感动。他淘旧书甚至淘到了日本大阪和马来西亚吉隆坡，竟然也都有斩获，现在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又不能不使没到过大阪和吉隆坡的爱书人羡慕。

长松兄对书的痴迷并不局限在某一领域内，他爱新文学初版本，同样也爱旧“国学”线装书；他把玩藏书印，同样也把玩藏书票。所以他的收藏丰富，



交河故城(墨彩) 吴冠中 (1981年)

“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干了这一行，就投入地干吧。虽说行业不能由你来选择，但汗水、泪水和热情，却尽可以奉献。先结婚，后恋爱，小日子也能过得甜蜜。

“爱一行，干一行。”本来就喜欢这一行，而且也如愿以偿地干上了这一行。喜欢谁，就嫁给了谁，多爽。这有点像《西厢记》所说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爱哪行，干哪行

李建永



“干一行，恨一行。”这种人，挺稀罕。若是入错行，换一个不就得了，干么非要悻悻然恨一个行当呢？如果换一行恨一行，那是天生的“恨人”，与行业没啥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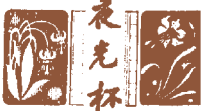
“恨一行，干一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若真有此类情况，也多半是被逼无奈，很少有人自愿选择本人所憎恶的行业。

回顾我入行这二十多年来，前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一是在工作上，“干一行，爱一行”。如果一份儿工作干得不称职，不适应，活受罪，不开心，那就跳槽再换一份儿呗（实际上，行业并没有多大变化，只是转换工作岗位而已），直到胜任愉快为止，决不会苟且将就，更不会骂马恋栈豆。二是在事业上，“爱一行，干一行”。我从小就喜欢舞文弄墨这一行，多少年来一直坚持工作之余读书写作，把每一个日子的“余闲”，尽量填充得满满当当。苦在其中，爱在其中，乐亦在其中。

“干哪行，爱哪行。”是我工作和生活的真实写照。“爱哪行，干哪行。”是我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不然的话，人生就会成为一种苦役，了无生趣。

丰富得有点庞杂了；他的阅读广泛，广泛得有点出我意料。《聊不完的话题》不仅明晰地展示了长松兄淘书的历史，同时也清楚地展示了长松兄读书的兴趣。长松兄读书之认真甚至执著，在书中随处可见。他评论吕思勉的《秦汉史》，介绍蔡东藩的“演义”小说，品尝方诗铭等的新校本本《廿二史考异》，推荐钱穆的《中国史学名著》，都能言之有物，从简明平实中显露他的见识。

总之，长松兄这部《聊不完的话题》是他近年淘书和读书的真实记录。长松兄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不靠教书和写字谋生，淘书和读书纯粹是他的业余爱好，这就使他这个“爱书



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校园惨案发生后，我最感慨的是美国人对心理疾患的重视。对凶手，他们首先从心理疾患的角度去看待；对受影响的人，他们也从心理伤害的角度去医治。

心理咨询在美国社会极其普遍，大事小事都少不了心理诊断，有事没事都会寻求心理医生。而在我们这里，从我记事儿的时候就知道，大事小事都必须算在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账上，以后又一股脑儿地归结为法制问题或者道德问题，很长时间里根本没有心理疾患这一说。

其实，早在专制时代，帝王心理患病的就不少，日夜与太监做伴，看着宫闱争斗成长，不可能不存在心理障碍。明朝的皇帝多半都有心理毛病，有的是恋母情结，有的是躁动症，有的是怀疑狂，有的是守财奴，有的还偏嗜木工活。普通老百姓心理不健康，最多影响一个家庭，可是皇帝有毛病，就会殃及千千万万的人。专制时代，内臣弄权是常事，这些人不可能没有心理缺陷；还有那些太后皇后，她们的后宫经历也难免遗留下各种心理隐晦。所以说，整个专制时代就是笼罩在心理疾患下的时代。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小的时候，周围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也应该很普遍。天天揭发斗争别人的人，天天害怕别人揭发斗争的人，天天被别人揭发斗争的人，心理都可能不正常。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后，政治运动渐趋消停，各色人等最需要的就是心理治疗，可是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行当，也没人承认心理出了毛病，以为只要“学好文件抓住纲”或者“一心一意干四化”、“一切朝前看”，什么都可以一了百了。再往后，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引起的心理失衡、农民进城谋生带来的心理压力、学生升学求职导致的心理紧张、农村留守少儿远离父母落下的心理缺失、下岗失业形成的心理焦虑、离异单亲郁积的心理阴影、贫富对比造成的心理落差、生

理障碍得出的心理障碍、出洋圆梦生发的心理逆反、上网闲聊瞎玩催生的心理虚妄，加上交通事故、矿山灾难、升官未遂、发财无望、包二奶养小蜜婚后恋色赃枉法行贿受贿、久居海外却老是怨恨不入主流等等，情结、症结、心结，最终都可能结成了或轻或重的心理疾患。

经过这些年的耳闻目睹，我还发现，职业与心理疾患也有很大的关联。去年，我们这里有个公共汽车的女售票员居然将一位少女乘客活活掐死；今年，一个男售票员又将乘客生生掐了7刀。我因此怀疑，这个职业中的许多人与乘客是不是可能已经积累成一种潜在的仇视心理。我经常乘坐出租汽车，司机一路开一路骂是常事，可以骂得路人狗血淋头，更可以骂出周围那些车辆的祖宗十八代。他们常年这样骂去，我不能不认定他们的心理总有一天会骂出病变。近年来也常看见老师对学生的那些丑态恶行，直至一个教学成绩优异

的老师将学生扔出了窗外，我不得不考虑我们对教育行业的要求是否一直存在偏差。20多年前教师没什么社会地位，愿意从教已经求之不得，扒拉扒拉脑袋就算一个；后来又格外看重升学率，只要教出的学生能考出好成绩就算优秀。可是，教师教育的是人，心理健康应该是首要标准，不但自己心理健康，还必须具备心理咨询的才能，这样的教师才可能培育出正常的人。与教师职业同样，医务行业的心理要求也应当很高，可惜的是，我却经常听见患者在那里抱怨，说是身体疾病尚未痊愈，又在医院惹出一腔的心里不快。

面对越来越多的心理疾患引发的社会问题，仅仅在电视台开辟几个心理咨询栏目，怕是杯水车薪。培育众多的心理医生，建立强大的心理行业，确立严格的职业心理标准，定期进行各类从业人员的心理检测，才是长久之计！

与曹雷夫妇同游三亚

苏秀

鱼，都看得那么清楚。”我赶紧说：“导游告诉我，晴天中午可以看到水下20米。”当时是上午10点，太阳还不是最明亮的时候。

坐上观光车，环岛兜上一圈，也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因为整个海岛全是由海底巨石堆积而成，石头上面布满了被海水冲刷而成的纵横沟壑，像田间的阡陌交通，也像一个个巨大的棋盘。观光小路起起伏伏，坡度很陡。弯弯曲曲，甚至还有90度的急转弯，非常惊险。曹雷的老伴李德铭一路上举着相机拍个不停，拍那些奇形怪状的巨石，拍那些在石头上飞快爬行的小螃蟹……曹雷还不时提醒他，“快拍那棵树！你看它长得多怪呀。”

另一个使我特别钟情的地方，就是“南田温泉”。温泉的水温略高于人的体温，如果你想到，现在的上海正是天寒地冻的严冬，而你能投身于暖洋洋的碧波中，该是何等惬意啊！

温泉有几个大小不等的游泳池，有一个养着很多小鱼的水池，是做“小鱼按摩”用的。小鱼只有一二厘米长，像一片片茶叶，它们会来吃你身上的皮屑。曹雷手臂上有一条伤疤，这可成了小鱼们的美食。她手臂上，来争食的小鱼，挤成了黑压压的一片。曹雷夫妇特别喜欢那里，能坐上一两个小时。



自从去年冬天，我第一次去三亚以后，我就一直钟情于蜈支洲岛的碧海蓝天、嶙峋巨石。也特别喜欢能在数九寒天去温泉游泳。曹雷夫妇是受了我的“蛊惑”，才在今年春节前来三亚的。

我喜爱三亚，因为我除了小时候到过大连，没有见过其他地方的海。而曹雷夫妇是见多识广的。他们到过希腊的爱琴海、见识过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描写的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到过泰国 PP 岛、地中海的海滩……他们会对这区区的蜈支洲岛感兴趣吗？

去蜈支洲岛，要坐20分钟游艇。海天一色，坐着游艇在蓝缎子一样的波涛上滑行，这也是我特别想去蜈支洲岛的原因。刚从游艇上下来，曹雷两口子就惊喜地叫道：“海水多么透明啊，下面的礁石和小

他多年的梦想，他一下从房顶顺着根柱子滑到地面，跟通信员一口气跑到卫生队，接过师干部处通知。第二天就坐上“志愿军交通车”到了平壤，当时平壤是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墙残壁，在总部卫生部同志的带领下，到了一处临时搭建的房子，第二天就进行了考试。内容是初中的数学、语文。由于他在停战后几个月，除了帮群众建房子，就跟卫生队文学文化，现在还上了。他感到考试题目不太难。一个月后，他就被通知录取回国，到天津军医大学预科学校去学习。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部队开始休整及帮助当地群众盖房子，而当地群众忙着帮志愿军扛木头、送水，到处可见患难与共的军民鱼水情。朝鲜人民非常好客，时而又一定要留志愿军吃点饭菜，这给吴振明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54年5月一天，吴振明正在屋顶上帮助上梁，卫生队一位通信员跑来找他：“有通知叫你去考军医大学。”这可是

吴振明的童年在上海徐家汇慈佑路（今紫阳路）度过，当时这一带属日本人控制区。1945年初，他就跟着舅舅从上海通过日伪重重封锁线到达宜兴新四军控制区，找到他父亲的朋友张庆家，他在上海就是地下党员，现在是当地的区长，由他介绍了去苏南军区。6月正式到新四军一师16旅参军，分配到旅卫生部医院当卫生员，住在一个叫“大王庙”的庙里。当时从前线打日寇下来的伤员很多，医疗条件十分困难。没有换药碗及换药钳子，就用山里的竹竿做，竹片做钳子，没有热水袋就用砖头烧红后放在冷水中一泡用纸包起来代用。作为新兵，吴振明那时的任务

就是烧砖头，每天两只眼睛被熏得红红的。后来，他随部队参加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战斗。

在莱芜战役中，他和几名战友埋伏在青石桥至太平镇一带的一条山涧的公路旁，等待伏击敌人。经过几天激战，国民党部队兵败如山倒，乱成一团。一股敌人进入我军的伏击圈，大家一齐开火，打得敌人魂不附体，鬼哭狼嚎，四处逃命，吴振明和战友们拿着扁担冲下山坡，也抓了几个俘虏，此时的敌人如丧家之犬，乖乖投降。

1952年12月，吴振明随炮三师经鸭绿江进入了朝鲜，与正在朝鲜作战的炮七师换防。当时天气已冷了，原鸭绿江

上的铁桥已被美机轰炸断裂，现又建了一座新桥，桥周围有很多防空部队保护。志愿军的炮兵分批进入朝鲜后，第一天在行军路上就遭到敌机轰炸，

他在平壤考入军医大学

徐连宗 印在野

那个时候，每天都会有通报，伤亡多少人。据通报：这一天伤亡达十多人。他们到达驻地平康郡谷天里。第二天一早，敌机一下就来了十多架对志愿军进行了一整天的轮番轰炸，爆炸声、扫射声响彻山谷，好在他们都住在炮七师早已挖好的坑道、工事及山洞里，所以伤

十日谈

烽火记忆

明起刊登一组关于徐家汇藏书楼的文章。